



渐觉红珠满竹筐

项紫薇/文

端午前的街口，是属于杨梅的。一筐筐沉甸甸的红紫，压弯了竹筐，也压出了初夏最饱满的鲜甜。简易木桌依次排开，盛满杨梅的竹筐整齐罗列。商贩在桌后支起一顶蓝色小帐篷，既能遮骤雨，又能挡烈日，稳稳护住满筐新鲜的时令鲜果。摊位守在人流最盛的路口，往来行人络绎，最易留住匆匆脚步。

“新鲜杨梅，山上刚摘的！”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极力渲染着新鲜。前段时间，福建杨梅浸泡不明药水以催熟保鲜的新闻悄然传开，不少商家为抢占上市先机，不惜违背本心。

不由想起旧时。杨梅自古便是珍果，深得宫廷喜爱。古时培育艰难、产量稀少，加之运输损耗大，其身价自然高昂。寻常百姓，终其一生也难得尝上一口这酸甜滋味。从贡品到家常，杨梅走下神坛的路，走了千百年。这不仅是在栽培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滋味的民主化——昔日帝王独享的酸甜，终于成了今日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而这日常的甜美，本不该被急功近利的“捷径”所玷污。

时代更迭，步入二十一世纪，昔日的宫廷珍味早已成为随处可

见、平价易得的市井鲜果，人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初夏的酸甜。

暮色缓缓降临，一场骤雨洗尽连日来的燥热，天地间骤然清爽通透。归家后，我将新鲜杨梅洗净，盛入通透的竹筐。颗颗果肉饱满圆润，表层缀着细碎晶莹的水珠，暖灯映照下，泛着温润透亮的光泽，红紫相间，剔透可人。无需繁复工序，不必精致摆盘，这天然去雕饰的模样，便是初夏最动人的风景。

我随手捏起一颗饱满的杨梅送入口中轻咬，清浅的微酸率先漫上舌尖，紧接着醇厚清甜层层铺展，丰盈的紫红色汁水在唇齿间肆意爆开，清爽凛冽的口感，恰好消解了新夏的燥热与烦闷。一家人围坐闲谈，语速快慢不一，笑语温柔绵长。母亲递来一颗最饱满的杨梅，打趣道：“尝尝，看甜不甜过你小时候偷摘的。”笑语在唇齿间的酸甜里化开，那些关于远方的新闻、外邦的趣事，此刻都成了这筐杨梅边最温柔的背景音。原来，人间至味的团圆，从来不需山珍海味，只需一家人，共分一季鲜。

今夜无晚风拂面，唯有淅淅沥沥的雨声萦绕耳畔，轻柔又治愈。

檐角滴落的雨珠，叮咚坠入桌前的清水瓶中，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我随手取一颗杨梅放入瓶里，轻轻摇晃。鲜红的果肉在水中反复翻滚沉浮，恰似被流水细细涤荡，浓郁的果色慢慢晕染开来，丝丝缕缕融入清水，澄澈的汁水渐渐染上温柔的绯红色。茶余饭后，慵懒无事，一颗杨梅便成了我专属的闲趣玩伴。可浸水泡茶，得一味清甜夏饮；亦可随手把玩，当作孩童嬉闹的弹珠，消解长夜清闲。

我静静望着瓶中浮沉的杨梅，忽然觉得这一抹绯红与窗外的滂沱大雨温柔相融。深沉暮色笼罩天地，淋漓雨幕朦胧街巷，杨梅浓郁的绯红色在暗沉夜色里格外醒目，冷暖交织，分寸恰好，勾勒出独属于初夏的浪漫意境。

“初疑积雪封林麓，渐觉红珠满竹筐。”五月大雨滂沱，冲刷着街巷牌匾上的字迹，洗去尘世喧嚣，万物归于静谧。竹筐中的杨梅静静卧着，热烈的红色在烟雨暮色中愈发明艳，与雨夜景致完美契合。天边残留的淡淡鱼肚白，温柔铺展，俯瞰着人间烟火万千。夏日的热烈、市井的温柔，尽数藏在这一抹绯红之中，从漫天烟火里抽离而出，轻轻撒满盛夏枝头，温柔了整个人间初夏。

峨嵋山村行

叶海鸥/文

峨嵋山村藏在温岭市温峤镇峨嵋山半山腰，四面环山，仅东面有一出口，这大约便是古人说的“坞”。

相传唐代陈麟父子为避乱来到这里，山中村落由此形成。想来应如陶潜笔下“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那般，人们便称此山为“吾避山”，即吾辈避乱安身之所。后来更名“峨嵋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仙风道骨的游者经过，称此处堪比蜀地峨眉山；另一说是由温岭方言谐音演变而来。我更倾向于后者，民间命名往往藏着一方水土朴素的智慧。

恰逢周日，暖阳微风，我想出去走走。罗爸提议去峨嵋山村，我便答应了。上车时，车内气压很低。一早醒来，我还沉浸在昨夜的梦里，那是我一年半来解不开的心结。任时光匆匆，我仍走不出这生死布下的局。时光向前，可我心依旧荒芜。

山路十八弯后，我们终于抵达半山腰的古村落。推开车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是柴火灶猪肉饭的味道。虽才十点左右，许多人家的屋顶的烟囱已炊烟袅袅。“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看着升腾的青烟，我心里某个紧绷的角落似乎松动了些，变得轻盈。

站在村口，没有预想中的斑斓景致。一簇簇黄、一朵朵红，在青山碧空下，点缀着峨嵋山村落的淡雅与素净。走在其中，我的心也仿佛被浸染上一缕素雅。

整个古村坐北朝南，向阳而居。村前有一条蜿蜒淙淙的溪。我蹲下身，伸手触了触溪水，凉意从指尖漫到心底，清冽而温柔。

沿着溪边回廊迂回而行，“从此不再受伤害，我的梦不再徘徊……”是《知心爱人》的旋律在山野间回荡。循声望去，“峨嵋山度假酒店”前，好几对男女正翩翩起舞。虽无飘逸的裙摆，但在暖阳下、旋律中，舞者与旁观者都心飞扬了。此时可以卸下所有社会身份、心理负担与工作压力，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何其惬意！缠裹心头很久的抑郁与痛感，似乎也随着舞者的步伐得到了一丝缓解。此刻，那旋律像一只温柔的手，正偷偷抚平我紧锁的眉宇。

走尽溪水，“陈氏总祠”出现在眼前。两棵九百三十多年的罗汉松静静伫立，见证着陈氏一族的耕读生活。祠前石碑镌刻着陈氏源流，几位老者立在碑前端详，议论“官”与“吏”之别。我在一旁悄悄点开手机搜索，原来各有道理。今日祠前，又长了见识。

绕过祠堂，拾级而上，往更僻静处走去。石阶尽头是一块平整草坪，旁有两张长石椅。我和罗爸对视一眼，都觉得此处可稍作休息。坐下后，拿出在家剥好的胡柚慢慢吃着。头顶的暖阳与胡柚的酸甜很相配。眼前以石屋为背景，两棵有年头的棕榈树肆意绿着，上题“山间午后，我慢慢看懂了云雾的起落”。我心有所动，云雾起落自有其时、其处，人有悲欢离合，大约也是如此。在这时节里，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起“坐着云起时”，应是生命至高的赏赐。我侧头看向罗爸，他正静静吃着胡柚，不时望望远山，神情安然。就在这一刹那，时光似乎停止了匆匆的步伐，我的心格外平静。

起身继续闲逛，路过一“私人宅院”，是我最钟情的款式。我一直向往在山间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院，眼前正是如此：门前一大水池，池上一拱桥，桥下锦鲤曳尾而游。举起手机欲留影，手机里的景象令我震撼：午后暖阳的光影中，池水一半明媚艳丽，天空的蓝与鲤鱼的艳构成一幅明艳油画；一半水墨淡雅，拱桥倒影在光的阴影处，自成一幅素雅水墨。两种风格迥异的画作在一池水中各美其美。立于拱桥上回首，便是那座院墙不高的宅院。房前院子宽敞，小径尽头左侧是一间布置雅致的书房，落地玻璃窗，白纱轻掩，内里隐约可见一只一米多高的浅淡花瓶插着几竿竹，很写意。紧挨书房的应是娱乐空间，落地窗外的芭蕉，叶大如盖。虽只能在宅院外流连，内心却因这质朴宅院而清空、清静了。这样的心静，久违了。

辞别“私人宅院”，路过“半满咖啡”。“半满”！人生半满，最是适宜。我没有品咖的喜好，只贪婪地望着院子里慵懒的“都市闲人”，“偷得浮生半日闲”，莫过于此。门口横梁上题着“半满人生”。人生太满则易溢出，太空则易倾倒，半满是生活最佳状态。站在那牌匾下，我默念许久。这一年半来，我苦苦求一个“满”、一个“全”、一个“如初”，若能真正懂得“半满”，或许便能容得下这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

峨嵋山村在都市边缘、乡野之间，没有刻意营造，只有干净与静谧。就连那带着猪肉饭香味的炊烟，也有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恬静与美好。

就在这吾避山，在这半山古村，我的心从昨夜的梦里、这一年半的纠纠缠结中出来，终于有了一刻纯粹的安宁。虽只有半日之闲，归去之后依然无法释怀，但也确实确实又一次被提醒：有些事，或许不必走出，只需放下；有些人，或许不必长陪伴，只需记得。人生半满，或许正是最好的生命状态，如这山村的质朴，如这阳光的温煦，如那一池水中同时盛放的明艳与淡雅。

阿嬷的情书

黄定来

纸背面是渔业队的工分表
字迹歪歪扭扭挤在一起
仿佛一排排涌过来的浪花

你一个字也不识
每次收到信
要走五里路去找侄儿念
回来的路上
月亮照着露水
你把信揣在胸口
烫烫的

他说棉袄破了
你说补好了
他说鱼鳔卖了八块钱
你说存着
信里从来不提想念
可每封信最后都画个圈
那是半个月才圆一次的月亮
是你，看一眼就低下头去的那个黄昏

后来你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潦潦草草三个字
像三粒刚下锅的漂圆
你说这辈子就签名的时候
觉得跟他站在一起

信纸泛黄了
有些字被汗浸花了
你摸着那些凸起的笔痕
如同摸着他在人间
最后的体温

百年“石痕”： 一位民国知县的温岭时光

林作标/文

在温岭的石壁、山野与渔村，几处被风雨浸染百年的字迹，仍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人的名字——李瑞年。这位民国十四年的温岭县知事，用三种深浅不一的“石痕”，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超越任期的人格刻度。

民国十四年（1925），对偏处浙东南的石塘渔民而言是特殊年份。时任温岭县知事的李瑞年踏上这片海隅之地。石塘居民多为闽南移民，与李瑞年同属闽籍。乡音虽亲，处境却艰难，他们漂洋过海来此谋生，终日与风浪为伍，子弟却“迄无学校教育”。面对教育荒原，李瑞年毫不犹豫，将旧学舍改设为“私立澄海完全小学”。

这所学校，为渔家子弟打开通向世界的窗，为这片土地播下现代教育的种子。《温岭县续志稿》记载，首任校长是郑殿魁秀才，第一届毕业生有曾人志、陈镇中、潘巨志、郑志远、陈思永、曾奏薰等。可以猜想，最初上课钟声很微弱，或许会被海潮声吞没，但它终究响起，且一天天、一年年响下去，直至改变地方命运。“澄海”二字，既指眼前清澈的海洋，更寄托着李瑞年对孩子们未来的期许，愿他们心如海澄，眼有远方，不再局限于一片滩涂、一艘渔船。

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李瑞年在政局动荡的民国年间，能在偏远渔村推动教育事业，实属不易。数年后，当渔家子弟后人走出石塘，走向更广阔天地，或许会想起最初的钟声来自一位外乡人的远见与温情。

若说在石塘播下教育种子是李知事着眼未来的“务实”之举，那么他对温岭过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则体现在另一处山野间的“务虚”之事上。同一年，或许更早，他将目光从波涛汹涌的东海之滨转向城西幽静的花山。

2013年，温岭市太平街道肖泉村

花山继善寺内，一块断裂的“花山九老祠残碑”引起了文史爱好者的注意。碑文虽残缺，但“……四年二月里人赵佩汪募建……县事李瑞年题”等字样仍可辨。这块碑是晚清举人、当地乡贤赵佩汪（赵兰丞）为修复九老祠募资所立，李瑞年以地方行政长官身份题字。

李瑞年题字的祠堂，纪念明永乐年间隐居花山的“花山九老”。这九位逸士不满时政，洁身自好，结社吟诗于梅花洞间，其事迹与风骨载入县志，成为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篇章。数百年后，清末最后一位举人赵佩汪受九老气节感召，撰文倡议修复祠宇，以免先贤精神湮没。此事若无时任知事的李瑞年支持，恐难成事。修复祠宇、重整古迹、遍植梅花、编修《花山志》，哪一项不需官府首肯与襄助？正是在李瑞年的大力支持下，“补梅五闲客”的愿望才逐步实现。

邑人毛济美有诗记此盛事：“崇祠新筑接僧楼，风义如君信莫俦。从此溪山倍生色，名贤古佛各千秋。”诗中“风义如君”四字，既褒扬赵佩汪等人，也可移赠背后鼎力相助的李知事。他以外乡官身份，为纪念明代隐士的祠堂题字、助力，或许藏着他个人心曲。在风云变幻的官场外，谁心中没有向往林泉的角落？为“花山九老”这样的先贤站台，他守护的不只是一座祠宇、几株梅花，更是关乎气节与选择的精神脉络，是温岭这方水土的文化根脉。

同一时期，温岭长屿双门洞奇峰峭壁间，另一处关于李瑞年的记录悄然出现。摩崖位于长屿洞天凌霄宝殿上方岩壁，篆书，阴刻。正文“亦一洞天”横列一行，古雅庄重，左侧题款为行书，款文曰：“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建瓴李瑞年题，时黄岩许耀庚、金华吴嘉宾、温岭闻韶同游。”民国十四年即公元1925年，这一年八月，他与友人同游至此。

他题写的“亦一洞天”四字，既

是对眼前“石壁奇峭，地幽景绝”的由衷赞叹，也暗合道家“洞天福地”的隐逸思想，不经意间流露他身为文人超脱尘世的精神追求。此处题刻揭示的李瑞年，来自福建建瓴，是喜好山水、善书能文的雅士。他与友人同游温岭胜景，被双门洞景致吸引，欣然题字留念，符合当时文人“游必有记，记必题刻”的传统。

今日，我们站在这片石壁前，环顾四周，还能看到闻韶所题“云月往来”、李伯迪所题“峭壁重扉”、张燮敖所书“酷暑绝迹”、张越湖所书“双门洞”、于文清所书“天得一以清”等多处题刻。这些墨宝跨越民国至当代，共同构成一部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化史。李瑞年的“亦一洞天”，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若温岭花山九老祠的残碑印证他作为地方主管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与直接参与，那么双门洞的摩崖石刻则展现他作为文人访客的随性雅趣。一位能欣赏花山隐逸之美的文人官员，俯身为渔村子弟兴办新学，看似矛盾，实则一脉相承。珍视过往与关切当下，本就是读书人完整的底色。

比起花山碑的“重”和石塘学校的“实”，双门洞的题刻显得很“轻”，但这“轻”不可或缺。它让我们看到的李瑞年，不再是史料里扁平的符号，而是有温度的人，会为历史感怀，会为民生劳心，也会在闲暇时与朋友游山玩水，享受文人的纯粹快乐。正是这多重侧面，让百年前那个身影显得真实而可亲。

山风依旧，海潮如常。这些深浅不一的“石痕”，历经百年，磨去的是浮尘，留下的是风骨。它们仿佛在叩问每一个经过的后来者：何为真正的“在场”？是身在其位，还是心印其土？李瑞年用他的答案告诉我们，真正的印记，从不刻在任期的簿上，而是留在山河的记忆里，写在人心无声的传统中。

席地而卧

残苑

并非说笑，每到夏季，
工棚里的草席，
不知啥时候已卷起铺盖，
像打点行囊准备远行。

把脊背交给大地，
不再挪动脚步，
鞋里的沙，就任它留着；
裤脚的褶皱，
被风轻轻叠起，又缓缓落下。

头顶那片天，祥云微飘，
云朵刚好盖过胸口，也盖过过往——
是去宁波瓦窑厂的日子，
还是在搬运啤酒的时刻？

星星低垂，夏日的风和煦轻柔，
伸手，仿佛能借到一整夜的火。
蚂蚁绕开我的手指，
它脚下的小路，另有蹊径。

累了，还要躺多久呢？
月光薄薄地洒下，
我也忘了问自己，
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